

我家與母親同居，但淪陷區傳遞消息困難，根本無法獲知小翠到底流落到何方何地？

歲月如流。當四年的大學生活甫告結束之際，正是抗戰八年，日本軍閥全面投降之時。我在金大畢業之後，原想立刻返回南京，但爲了隨同二叔一同行動，直至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始飛回南京與母親團聚。乍見疑是夢。一語一淚流。當我提起小翠時，母親竟爾一無所知。我尚不死心，曾循由當日離家時的逃亡路線，尋至彌勒寺。戰爭雖已結束，彌勒寺廢圮如故。我曾巡視彌勒殿壁間昔日龔先生的題壁詩，字跡塵封，宛然可識。但題壁人早已魂歸天國！

我找到小翠昔日舊居，一片荒涼，幾根樑木，如非舊日小橋旁那株大楊柳樹仍然迎風款擺，我幾乎不能辨識眼前的廢墟，會是我昔日歡樂之地。我呆立當地，回首往事歷歷如在眼前，曾作俚詞，以誌當時心情：

歸來景物未曾改，只是人不在，荒涼四野倦鳥飛，怎不教人傷心淚漣！綠楊小橋水潺潺，一別再見難，願身化爲蝴蝶飛，尋卿九天九地又黃泉！

回返南京，懨懨終日，未久，即臥病

在床。病榻上，我翻覆悔恨，悔恨當年沒有勇氣攜帶小翠同去重慶，實在不能原諒自己。如今，人海茫茫，我不知道小翠母女生死存亡。真是感到悽惶歎疚和不安！

大舅細訴離亂遭遇

一日，佣人到我書房裡來告訴我，有一位姓劉的客人來找我，我怔了一下，一時想不起這個姓劉的是誰。但我還是讓佣人把他請到書房裡來見面。

來人戴著一頂禮帽，但卻把帽子壓在眉毛之上，同時他又低著頭走進來，使我無法辨別他的真面貌。我訝異地請他坐下，等待佣人奉茶完畢退出後，他突從腰間取出一把白朗寧手槍，頭一抬，用手槍直指著我說：

「好小子，你還認識我吧？」接著他把手槍收起來，然後一陣哈哈大笑：「我的妹夫，我可終於把你找到了！」

我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我遍找無蹤的大舅子劉三慶，我喜出望外的跑過去按住他坐下，急忙問他：「岳母和小翠母女呢？」

劉三慶未語先哽咽，跟著悽然淚下，

他嗚嗚咽咽地告訴我：

「那年你走後，小翠就病倒在床，你自重慶派人來接她的時候，正是她病情最糟的時候，誰知那次機會一錯過，接著就是小翠在病中生產，母親一個人既要照顧大的，又要照顧小的。第二年春天，日本鬼子來了，我們一家本想到重慶找你，但是還沒來得及準備，金華就淪陷了，浙贛線也被切斷了。我們在山裡躲避了一段時間，母親因受不了山裡的風寒侵襲，一病就再未起床，不久便棄我們而去。我知道長久躲在山裡不是辦法，就帶著小翠準備到南京找你母親，可是好事多磨，剛下得山來，便遇到駐紮在飛雲鎮的一支共產黨部隊，他們聽說我和小翠要到南京去投親，就勸我們參加他們的『革命』行列，去到延安接受『抗大』教育。他們甜言蜜語地引誘我們，只要到『抗大』去受教育，小孩就會得到公家的培養。」

「你們答應了沒有呢？」我急著問。

「不答應行嗎？」劉三慶做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：「想走也走不掉，只有聽憑那班烏龜王八蛋的安排。就這樣，我和小翠、還有一些與我同一命運的青年，被送到延安。」

「是不是把你們送進『抗大』？」我

又接著追問：「所謂『抗大』，是否是大學的編制呢？」

「去他娘的『抗大』！幾間破房子，成天都是些幹部輪流向我們灌輸馬列主義。」

「小翠是不是和你在一起？」我插嘴問劉三慶。

「她在另一處參加星相訓練班」劉三慶說：「不過，我們直到六個月畢業以後，纔又碰頭見面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我急欲知道下文。

「然後呀，小翠被分發到京滬區蒐集情報，我呢？則分到衢杭區。」

「什麼衢杭區？」我不解地問。

「衢杭區就是衢州和杭州的簡稱。」

「你所擔任工作是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我搞行動，一天到晚執行殺人工作。」劉三慶不堪回首地說：「我先以為要殺的人都是敵人漢奸，誰知道，連重慶派來的地下工作人員，也是被殺的對象！」

劉三慶的話，我幾乎不敢相信。我驚異萬分地問劉三慶：「你殺重慶地下人員，事先知不知道他們是重慶分子？」

真景「當然不知道，事後纔稍稍知道。」劉三慶很痛苦的告訴我：「我覺得自己人

殺自己人，良心有點過不去。後來我藉著

休假探視我妹妹為名，我跑到南京去找小翠。那時小翠正在南京安樂酒店掛牌為人

算命看相，積極地為共產黨蒐集情報，因

為共黨告訴她，只要她表現良好，總情報部就會把小玉送到南京來和她團圓……」

「你慢點講。」我打斷劉三慶的話：

「你說小玉，小玉是誰？」

「小玉就是你的女兒呀！」劉三慶補充說：「我們被分派出來工作的時候，小

翠曾要求上級准許把小玉一同帶走，但共產黨卻欺騙小翠說，這樣對小玉將有危險

，對工作也會帶來不便。」

「好狠毒的手段！」我有點黯然：「那麼，你到南京看到小翠沒有？」

「看到了，但小翠卻勸我趕快回到工

作崗位去，否則，會影響她與小玉的團聚。」劉三慶不無悔意地說：「我先以為要殺的人都是敵人漢奸，誰知道，連重慶派來的地下工作人員，也是被殺的對象！」

劉三慶的話，我幾乎不敢相信。我驚異萬分地問劉三慶：「你殺重慶地下人員，事先知不知道他們是重慶分子？」

妻女重逢又陷危機

我聽完劉三慶的敘述，使我最關心的

，就是小翠母女現在何處？於是我也立起身來，不安地對劉三慶說：

「小翠母女現在是否還在南京？」

「不錯。」劉三慶嚴肅地說：「人就在你家對街一處小旅館內。」

「為什麼要住小旅館？」我懷疑地問

：「你不是說住在安樂酒店嗎？」

劉三慶神秘地笑說：

「那是昨天以前的事。現在，我們已叛離了組織，要逃往香港，你想還能住安樂酒店嗎？」

我拖著劉三慶就向外走。我一面向外走，一面回首交代佣人：

「你到樓上去告訴老太太，就說小翠母女馬上就要來。」

在我家斜對面巷內，一家小旅館內我果然見到小翠母女。乍見之下，不禁使我

怔住了。小翠的形象已與當年新婚時完全不同，那時她清純樸素，只是一個羞怯的村姑；而今卻是長髮披肩，身著時髦春裝

，臉上微施脂粉，雖然在眉宇間含著一絲

愁意，但是她那撩人的風華，幾令我不敢相信她就是小翠。

我們四目相對，彼此半晌說不出話來。我激動地跑過去緊緊地摟抱住她，兩個人的眼淚，宛似決了堤的海水，一瀉而無休止！

我與小翠突然擁抱的動作，嚇得小翠身傍的女兒小玉「哇！」地一聲哭了起來。劉三慶趕快過去把她抱起來，拍著她的背部，要她不要怕。

我對小玉的哭聲，有點臉紅，小翠則輕聲對我說：

「那是我們的女兒——小玉。」

我放開小翠，回過身來要想從劉三慶手臂中抱小玉。但小玉對我完全陌生，怎樣都不肯讓我抱。尷尬的場面，使我手足無措。只待小翠把她抱過來。指著我對小玉說：

「妳不是天天吵著要爸爸嗎？他就是爸爸呀，乖！快叫爸爸！」

小玉很聽她媽媽的話，毫不遲疑地就叫了我一聲：

「爸爸！」然後任由我把她從小翠手中抱過來。

我仔細端詳我這個從未見過面的女兒

，美麗無邪的臉蛋上，充滿了可愛的天真。我忍不住流下了酸楚的淚水。

我抱著小玉對小翠和劉三慶說：

「我們先回家去吧！」

翠面露驚恐之色：「不宜再在南京逗留。你必須儘快地把我們兄妹送走。」

「好！我們先回家見了我母親再說。」

我帶著小翠母女及劉三慶剛走進家門，母親已從廳堂內迎了出來。我輕聲對小翠說：

「第一次見我母親，一定要叩頭行大禮的。妳不會反對吧！」

小翠點點頭表示知道。

在天井裡，母親已走到眼前，小翠帶著小玉雙跪倒在地，一面向我母親叩頭請安，一面要小玉叫「奶奶」。母親先抱起小玉，然後拉起了小翠，她對小翠母女的禮數大感滿意。於是牽著她們走進大廳，把早已預備好的見面禮分別給了小翠和小玉。

我和小翠、劉三慶商量了一陣，小翠也捨不得馬上就離開我。

於是，我們在第三天一早，就遷住到鄉下去了。母親也陪著我們在鄉下住了幾天，纔回到城裡。

這是我與小翠重逢之後，最甜美的一

情形。母親問她：

「妳既早來了南京，為何不早回家來呢？」

「小翠一直住在親戚家，她曾打過電話來家，佣人說我在重慶尚未回到南京，所以遲到今天纔回家來。」

母親和小翠母女說了一陣子話，便要我帶著她們去了解環境。劉三慶也暫時在我家住了下來。

晚飯時候，我把小翠目前的處境，仔細地向母親稟告。我說：

「小翠只能在家裡住三五天，久了怕有危險。」

母親主張要我把小翠和劉三慶移到鄉下我家農庄去住一段時候，那裡是最安全的地方。等事過境遷以後，再安排她們到香港去。

我和小翠、劉三慶商量了一陣，小翠也捨不得馬上就離開我。

於是，我們在第三天一早，就遷住到鄉下去了。母親也陪著我們在鄉下住了幾天，纔回到城裡。

這是我與小翠重逢之後，最甜美的一

段日子。不過，小翠雖然過的很快樂，但總掩不住心裡的惶恐與不安。她既怕被共謀發現，又怕連累了我與女兒。

詭異人物帶走小翠

在一個晴朗的早晨，我原約好小翠一同騎馬到附近一處古剎吃齋隨喜，臨時小翠忽然感到身體不適，她要在家休息。我本可陪她留在家裡，但因事先會要廟裡方丈和尚為我們準備素齋，不忍對一個方外之人爽約，故只好快快獨自前去。殊不知此一分離，幾成永別。

這也許是上天的捉弄吧？當我在古剎裡吃罷素齋後，未稍留連即急忙趕回家時，小翠已人去樓空。佣人李媽告訴我：

「你早晨出門之後不久，家裡來了一對陌生男女。小翠夫人接待他們在書房裡談了一陣子，隨後，就跟著他們走了。不過，她臨走時留給你一封信，要我等你回來時交給你。」

李媽一面說話，一面從衣袋裡取出小翠留給我的信。字很潦草，一反她平日筆劃整齊的習慣。信的內容是：

「夢：要來的事情終於來了，人定勝天之說，畢竟是人類的妄想！此時，我所

能希望的，是你和小玉的安全，不再因我而受到無辜的連累。現在，我必須面對他們，并接受他們的懲罰。也許，此生我們的緣分已告結束，但我仍奢求能再見到你。」

不管如何，能在此與你共度一段夢寐以求的美好日子，於願已足，假使能再有緣相見，那是上蒼的恩賜。小玉可憐，請善待她，小翠勿留。」

我的手在發抖，我的心在滴血，我幾乎無法支持這份突來的打擊，我欲哭無淚，我不知道我怎麼能繼續度過下一分鐘的日子？

我發瘋似地跑出門外，向著蒼莽虛寂的天空大叫：

「小翠！妳在哪裡？小翠！妳在哪裡？妳在哪裡呀！」

我跌坐在一片空曠的泥土地上，凝視著遠處的煙柳白雲。我恨不能化身為一隻燕子，展開雙翅，飛向無盡無涯的遠方、渺無底的海中，解脫人世間的煩惱和痛苦！

不過，此時他已如驚弓之鳥，再也不敢留在南京了。他告訴我，他準備到福建山區去打游擊，一時我也沒有什麼好辦法可想，只有給了他一筆錢，先讓他離開南京再說。

不久，時局逐漸變壞，隨之經濟亦陷入混亂之局，徐蚌會戰失利之後，人心惶惶，許多人抱著遷地為良的計畫，接著蔣中正總統為了緩和時局，發表退文告，李宗仁代理總統，這位一生忙於製造私人勢力的桂系領袖，一上台即派出張治中、邵力子……等中央大員赴平求和；誰知一去即杳如黃鶴，不旋踵消息傳來，這幾位由國民黨培養出來的名人，竟爾覲顏事敵，屈為降臣了！和談觸礁，李宗仁手

但是，想到老母、稚女的存在，我能丟下她們不管，一死了之嗎？

(五) 情火烽花鏡月水

足無措，中共打蛇隨棍上，大舉強渡長江，先是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出賣要塞拱手讓共軍渡江，繼而荻港被共軍一突而破，楊幹才戰死灣址，國軍沿蕪湖、宣城、寧國、徽州、蘭溪、金華、永康、縉雲、麗水之線崩潰如潮水，我則於混亂中倉皇赴滬。

苟延殘喘於上海保衛戰的鋒鏑之下，心懸母親弱女，不知如何是好？後經與母親連絡通訊，母親指示我趕快離滬去港，投奔在港經商的三叔。母親說，她已年邁，無力帶著小玉在兵荒馬亂中奔逃。她要我放心離開險地，奔向安全地區，留得青山在，以圖他日的團聚。

我在無可奈何、別無選擇的情況下，只有捕捉機會，伺「機」逃往香港。到港不到一月上海保衛戰結束，政府時已遷至廣州。中央各機關紛紛遷往台灣。我亦於同一時期赴台卜居。

神州陸沉之後，我與母親從此音訊斷絕。

匆匆三十餘年，我由緩帶輕裘的翩翩少年，一變而為雙鬢見白的老朽！「少年子弟江湖老！」回首往事，恍如身在夢境之中！（未完待續）

戲言戲言戲

李能宏著

定價新台幣陸佰元

您看戲嗎？您唱戲嗎？您教戲嗎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這部「戲典」您不可不看。

第一部戲曲鉅著，六百七十頁，名貴照片百張，內容精彩。定價六百元，值得您細品珍藏，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。

六大內容：

戲劇評析：大陸各劇團（京劇、越劇、河北梆子、豫劇、崑曲）以及台灣伶、票各界演出的精彩評論和評析。

幾則懷念：懷念蕭長華、金少山、楊榮環、厲慧良、關肅霜等名伶，對其精湛的演技及家世，有細膩的描述。

名伶軼事：本篇蒐集了許多名伶的軼事趣聞、學藝經歷、生活瑣聞、篇篇精彩，生動有趣。

幾則憶往：內容有煙台平劇憶往、正風劇團憶往、淺談上海戲曲學校和台灣早年最負盛名的顧正秋劇團，使您回味無窮。

菊壇報導：大陸名演員首次來台講學報導、台灣舉行兩屆卡拉OK國劇大選賽實況報導

金像獎得獎名單，便於查閱參考。

介紹名伶：介紹兩百年來名伶及大陸歷屆梅花獎、金獎、大競賽得獎名單，台灣各劇隊